

· 吳鍾珍 ·

支援越南「南星三號」任務憶往



C-123K型運輸機

在西貢又發動政變推翻保大，建立「南越民主共和國」。

南、北越之間雖然並未正式開戰，但北越已派大量軍事人員，秘密潛赴南越各地，組成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」，大肆宣傳要擁護抗日英雄胡志明，打倒資本主義走狗吳廷琰。於是，知識水準甚低之南越民眾受其蠱惑而泰半親共，鄉村地區多為越共占據，陸地交通也難以暢通。美國雖決心支援南越對抗越共，但那時還只是暗中介入，並不願派美國飛機直接參與敵後空投任務。起初是由南越空軍自行承擔這項工作，但美方對其成果甚不滿意。

於是，即由「中央情報局」出面，商請我國提供飛機支援。我國國家安全會議副祕書長蔣經國先生與美國中央情報局(CIA)駐臺北負責人克萊恩研議，決定由新成立的「中華航空公司」派副總經理葉振聲，率同空、地勤人員二十三人，及向空軍租用之C-46運輸機兩架，進駐越南西貢，稱為「南星小組」。

南星小組當即配合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需求，積極展開工作。其日常任務大致是：一、訓練南越特種部隊跳傘。二、空投南越情報人員到北越境內。三、運送越南山地部隊到其適當防區。四、空投補給物資給各「戰略邑」(註)。

這就是「南星計畫」之由來。

中華航空公司人員執行南星計畫工作非常努力，亦可稱「成效卓著」。但因越共在蘇聯與中共積極軍援下防空武器日益進步，南星小組C-46與C-54型運輸機之性能實在難以應付，經常被防空砲火擊落。雖然被擊落後美方立即予以補充，但人員損失仍然很大。幸而美軍這時已發展出一種性能優越，適合低空飛行

又可短場起降之C-123型運輸機，但依規定軍用飛機不能移交民營航空公司使用。幾經協調，還是由我空軍第三十四中隊派員赴美受訓後，接收五架C-123，並立即由機員身穿便衣自稱華航人員，駕駛其中三架飛赴西貢加強實力，任務性質與南星小組相同，稱為「南星二號」；後又因飛機之維修問題而移駐海濱之芽莊，改稱為「南星三號」。

前往越南支援「南星三號」任務之經過
筆者任職於三十四中隊期間是在「電子房」服務，電子房乃是三十四中隊同仁對「通信電子維修部門」之通稱，因三十四中隊之P2V-7U型等電子偵察機經常深入大陸執行電子偵察任務，所載各類電子裝備既精密又繁多，每一類裝備都需要由一組專業人員負責維修，故「電子房」中專業電子軍官就有四十多員，總負責人是空軍通校九期畢業之「電子長」趙桐生少校，筆者只是所屬一個「通信與助航裝備維修小組」的負責人。

五十三年三月上旬，電子長派我偕同三位機械專長之士官，以出差方式前往越南芽莊空軍基地，協助美軍維護正在越南執行特種任務的四架C-123上的「電子」與「機械」裝備。因為北越現已擁有裝備「雷達射控裝置」之噴射攔截機與高砲，所以C-123上亦安裝可反制這兩種雷達的ATR與BSTR兩種「反制裝備」。

筆者必須於出發前先到電子房之另一「反制裝備維修小組」去「惡補」，扼要請教一點基本原理與維修要領，因為到芽莊後需負責這些裝備維修工作。但是筆者只剩餘一天時間學習。三月十二日一早搭火車前往臺北，從松山機場搭乘一架返臺執行「週期檢查」後返回越南之C-123前往芽莊。航程約五個小時，一路

練時撞山失事，機上十三位機員全部殉職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統治越南的法國，早已因奠邊府之慘敗而退出越南(一九五四年)，並依當時日內瓦會議之決議，以北緯十七度線劃分成南、北越。北越是越共頭子胡志明的「北越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」，南越則是「保大國王」的「立憲王國」。一九五五年南越總理吳廷琰



電子長趙桐生（左）與筆者

上天氣良好，機況平穩，頗感順利愉快。到芽莊機場降落後，有一輛懸掛「特別通行證」之專車來接「機組人員」和我們四人返回華航人員之專用宿舍（本中隊人員在芽莊都自稱是華航人員）。晚餐時筆者和派駐芽莊之副隊長坐在一桌，經他詳細說明後，筆者才瞭解，原來依據中美雙方協議，C-123機的機械與通信電子裝備之維修，完全由美方負責，他們有齊全之設備與人員。我們四位電子與機械人員只是「觀察員」，也就是說，只要「觀察」電子裝備及飛機情況是否確屬良好，足以保證執行特種任務時人、機安全即可，並不必親自擔任維修工作。

第二天上午七時三十分，那輛專車送我們四人到機場停機坪一側，只見一排多間高大的綠帆布帳棚辦公室，美軍特戰單位之「機務室

」就是其中一間。我們進去自我介紹說明來意後，那位上尉機務長就派一位士官送我們分別到「機械」和「通信電子」維修單位。

芽莊美軍之戰地「通信電子裝備維修工作室」裝設在一輛大型拖車上，拖車內空間寬大，前後設有工作臺，左側是「一般通信電子裝備」維修工作臺，由一位士官長率四位士官負責，右側是專責維修ATTIR、BSTR、DUE（方向指示器）三種「電子反制裝備」之工作臺，由受過這些特殊電子裝備維修技術專業訓練之兩位士官負責，並有一位美國生產這些裝備之電子公司「工廠代表」長駐支援，但也都受那位士官長節制。筆者自我介紹是中華航空公司職員吳先生，但不能透露軍中之階級與背景。所以後來芽莊美軍特戰單位很多人都知道有這麼一位Mr. Wu。與他們詳談後，那位士官長認為他們維修「一般電子裝備」人力足夠，盼望筆者有暇時支援「電子反制裝備」維修！口氣上對筆者是否有此專業技術能力，似乎並不十分信任。

於是，第一階段筆者每天例行工作就是先到停機坪上為將要出任務之C-123機檢查其「一般通信電子裝備」與三種「電子反制裝備」是否均屬良好，如有任何問題就立即到維修工作室找人換修。回到維修工作室後工作也並不輕鬆，因為那兩位士官之專業技術並非十分熟練，以致積存了多件待修機件。起初我只拿它們當「實習器材」，參閱說明書試行檢修，後來竟然比那兩位士官熟練，於是他們就請我專修DUE。這樣替他們減輕不少壓力，因而大家相處非常愉快。

三次相當意外之遭遇
在芽莊支援南星三號任務期間，筆者曾遭遇三次特殊之意外事項：

其一，有一次實施一架C-123「電子反制裝備」例行檢查時，筆者請一位士官攜帶「信號模擬器」圍繞該機繞一週，轉到前、後、左、右各不同方位時，都發射可模擬「敵方雷達射控武器」之「模擬信號」，自己則帶另一位士官在飛機上觀察DUE螢光幕顯示器上光跡信號之方向與強弱。想不到所看到光跡信號強弱雖然尚可，但左右則剛好相反。筆者研判一定是天線電纜接頭插錯了，於是立即派機上這位士官到飛機尾部之DUE處，將左右二天線電纜插頭交換，再試就正常了。事後筆者特別告誡這兩位士官，假如飛機在敵區遇到裝有雷達瞄準器的敵機或高砲威脅時，DUE這種「錯誤顯示」就會讓飛機恰好送入「虎口」！

其二是當筆者第一天到芽莊之「維修拖車



芽莊之戰地電子裝備維修拖車

「上參加工作時，就看到那位工廠代表一直悶悶不樂，忙著翻閱技術資料，好像正在研究一項棘手的問題。後來過了一段時間，他看到筆者頗能解決一些技術難題，才來找我研討。原來，在正常情況下，ATIR與BSTR這兩種裝備，當收到敵方「雷達射控武器」之「威脅信號」時，一方面會自動發射一種經過改造的「假反射信號」欺騙敵方，使其瞄向錯誤方向；一方面在自己的螢光幕上則顯示出威脅信號之搜索、追蹤或鎖定三種不同之「模態(Mode)」；使正、副駕駛與「電子防禦官」耳機中同時都能聽到代表這三種不同模態之「聲音信號」。現在的問題就是，本中隊之各架C-123來到芽莊後，每一位電子官都抱怨「何以耳機中完全聽不到代表不同模態之聲音信號？」但戰地運補任務刻不容緩，為達成任務只好勉強冒險飛行，工廠代表當然承受甚大壓力。筆者也是經過三天思考、查閱有關資料，並做了一些實驗，終於發現ATIR與BSTR兩種裝備之聲音輸出，是經過「機內通話器AN/AIC-10」後才送到耳機，但ATIR與BSTR之「聲音輸出電路」是低阻抗，而AN/AIC-10之「輸入電路」是高阻抗，兩者完全不能匹配之故。於是設法使兩者阻抗儘可能匹配後，聲音信號就正常出現了。全體美軍同仁都表示對筆者非常欽佩，尤其是工廠代表阿姆斯壯先生，力邀我到芽莊最大的飯店餐敘，以表示感謝。但因當時越共經常襲擊美軍聚會場所，為避免遭受意外傷亡，或暴露身分影響任務，只好婉謝他的好意。

另一件則發生得更為離譜。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季某一天，筆者正在新竹市家中午睡時，隊長呂上校忽然派車來接我到東大路宿舍。告稱芽莊美軍電子裝備維修部門可能又遭遇問題

，這次特別向美軍東京總部申請一架噴射專機接筆者趕往支援。隊長要筆者必須在下午四點鐘前趕到臺北松山機場。當筆者趕到松山機場候機室時，空軍總部情報署的甘中校已在那裏等候。四點十分果然有一架尾部裝有雙噴射引擎之小型飛機快速下降，甘中校送我到停機坪時告稱：「這是一架高級教練機改裝而成之COP專機。」我說：「我還從來不曾坐過這種小型飛機呢！」甘中校說：「不單是你，恐怕連總司令都還不會坐過呢！」駕駛艙中只有正、副駕駛之座位；另一領航兼機務員坐在駕駛艙後的小艙間中；對面則是一間咖啡與飲料間；再往後就是這架飛機之主客艙，艙內靠後壁有一套四人坐的大沙發；廁所與洗手間則在客艙後面。那位上尉還提示「咖啡間內有冷飲和煮好的咖啡，請筆者自行飲用不用客氣」。起飛後，這架飛機以超過四十五度之角度快速爬升，很快就看不到地面了。七點多鐘抵達芽莊，美軍人員前來接機並將筆者送到宿舍。第二天趕到機場的「通信電子維修工作室」一問，原來有一架C-123之ATIR發射系統工作失常，兩位新來的士官與工廠代表修了很久都無法修好，所以才接筆者前來研究如何處理。這一次筆者運氣欠佳，也無法立即解決問題，花了三天時間，而且晝夜加班，才發現原來是飛機尾部之兩段「導波管(Wave Guide)」，被換接了「料件號錯誤」的物品。經過換裝正確的導波管後，就一切正常了。

懷念芽莊風景優美的海濱與市區殷實友善的華僑商店

芽莊位於越南東海岸，金蘭灣之北端，擁有數公里之廣闊海灘，海沙細而潔白，岸上植有一排一排的椰子樹，襯映著一望無際之蔚藍海水，景色真是非常優美。每逢周末，我們常

常到海灘上休閒賞景。

「通信電子裝備維修工作室」的美軍同仁們也曾在這裡舉辦沙灘烤肉餐會，並邀請筆者參加。他們運去一個大帆布帳棚，桌椅、餐具、烤肉架、木炭、水桶等一應俱全。牛排、豬排、雞腿、海鮮等菜肴更是非常豐盛。尤其是準備大量的啤酒，每一個人都是開懷暢飲，盡興而返。

有時我們亦利用週末假日到市區去觀賞法式建築與街景，或到華僑商店中去買一些當地之特產，這裡的華僑大都來自廣東，對我們非常友善。但他們只會說廣東話和簡單幾句國語，我們大致瞭解他們雖然不贊成共產，但卻非常畏懼越共，不敢談論和政治有關之任何問題，對前途極不樂觀。

編後感言

筆者後來雖然又曾去過芽莊幾次，但對於那次因「導波管」而工作不順之挫折，卻始終耿耿於懷。筆者幾經考慮，在一九六九年夏天下定決心，向黑蝙蝠中隊提出了辭呈，報考某一大學之電子工程系。主要原因之一，就是想深入瞭解「導波管」與「電磁波」之理論。至於何以畢業後未繼續攻讀「電子工程研究所」而是轉讀了「管理科學研究所」，並且後來能由空軍總部推薦調到國防部聯五「系統分析處」服務，更升任少將處長。那又是經過了一連串的意外，身不由己，真是一言難盡！

註：「戰略邑」係南越在吳廷琰時代，因越共占領了大部分鄉村地區，乃選擇一些居民較多、經濟與交通條件較好的村落，周圍架設鐵絲網，挖掘壕溝，並構築碉堡，以防越共入侵，戰時並將附近村落之居民遷入，即稱之為戰略邑，原則上每邑約一百五十戶，各邑之間還可以組成聯防系統。